

世界禁书文库

# 危险关系

(下)

*WEIXIANGUANXI*

[法] 肖德罗·德·拉克洛



*REBELLIOUS BOOKS*

九州出版社

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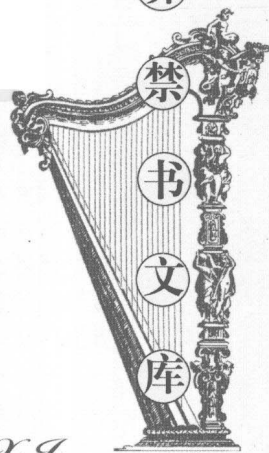
界

禁

书

文

库



# 危险关系

(下)

WEIXIANGUANXI

原著 [法] 肖德罗·德·拉克洛

翻译 寇文涛

九州出版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# 危险关系

(下)

原 著 [法]肖德罗·德·拉克洛  
翻 译 寇文涛



## 第八十七封信

德·梅尔提侯爵夫人致德·伏朗基夫人

亲爱的好朋友，我是在床上给您写信的。一件最令人难过、也最难以预料的事情使我因惊诧和忧虑而病倒了。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一定有过错；但这是一个正直纯朴、又具有女性特有的谦虚美德的女人看到自己成了众人观瞩的人物，总是感到非常痛心的，所以，我要是能避免这场不幸的遭遇，什么都肯舍弃。我现在还不确定是否要去乡间居住一段时间，直到这件事被大家忘记为止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我在德·××元帅夫人府上碰到一个名叫德·普里旺先生的人。您一定听说过这个人。我并不了解他。



但因为我是在元帅府里碰到他的，所以我认为完全可以相信他是个有修养的人。他仪表非凡，一副聪明相。那天大家都去玩朗斯克内牌戏。我对牌戏没有兴趣，便同他和××区的主教一块闲谈。我们一直谈到用晚餐的时候。席上，有人谈起一出新戏，他便借机提出，他的包厢可供元帅夫人使用。夫人同意了，并说给我一个位子。于是上星期一，我们去了法兰西剧院。剧终的时候，元帅夫人来舍间吃宵夜，我就请这位先生陪伴她。过了两天，他来拜访了我一次，说了些客气话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来了，这在我认为有些轻浮。但是我认为与其以冷淡相待，不如以一种礼节的表示，来让他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他所想像的那种深度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当天向他发出一份正式的请柬，邀请他于前天来参加我的一次晚宴。整个夜晚，我没有跟他说上四句话，而他在牌局结束后就离去了。一直到这时，一点都没有要出事的迹象。这么说您是会同意的。以后，大家又玩了一会马塞杜瓦纳牌戏，一直玩到将近两点钟。后来我就上床睡了。

在侍女们离开半小时以后，我听见我的套房里有



声音，我惊慌地拉开床帏，瞧见一个男人从通小客厅的门进来。我发出一声尖叫：凭借宵灯的亮度，我认出是德·普里旺先生。他用难以置信的粗俗下贱的口吻对我说，我不必惊慌，他会向我揭开他这次行动的秘密；他请求我不要出声。他这样说着，点亮了一支蜡烛。我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轻松自如、若无其事的态度使我惊呆了。他还没有说上两句话，我就明白他所谓的奥秘是什么。我惟一的答复，正如您能想像到的，是拼命地拉我的铃。

真幸运，厨师们还醒着，正在一个侍女的房间里聊天。我的贴身侍女到我房间来的时候，听见我大声喊叫，吓坏了，然后把所有的仆人都叫来了。您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喧闹场景，仆人们一个个怨言载道。我看到我的侍仆要去杀死普里旺。我承认，当时，我看到力量倾向于我而沾沾自喜，不过现在慢慢想起来，我倒希望当时只来侍女一人；她一个人就足以消除我的危险，也可以免掉这场使我尴尬的哄闹。

可事实是吵闹声把邻居吵醒了，仆人们又到处乱讲；所以从昨天开始，这件事就成传遍了整个巴黎。德·普里旺先生被他那个兵团的司令官下令送进了监

狱。那司令官很有礼貌，来舍间向我道了歉。德·普德旺先生入狱会令这件事更为复杂；我尽了力，但没能使司令官撤回命令。城里宫廷里的人纷纷赶来，但我谢绝所有客人。我见到的一些人都告诉我，大家都在为我打抱不平，对德·普里旺先生愤恨之至。他的确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但这并不能减少这件事所带来的不快。

而且这个人一定有些朋友，他们一定与他同流合污。谁知道，没人知道他们会编造些什么？我的天啊！一个年轻女人是多么不幸啊！要是只是躲避了流言来陷害我，那完全于事无补，她必须使得造谣者感到畏惧才行。

请告诉我，设身处地您会怎么做？您会做些什么呢？总之，请告诉我您的一切想法。我一直从您那里得到最亲切的慰问和最睿智的忠告；我也最喜欢从您那里得到这一切。

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好朋友；您了解我对您的始终如一的感情。我亲吻您的可爱的女儿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于巴黎



## 第八十八封信

赛茜尔·伏朗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先生，虽然我无比兴奋地收到德·唐瑟米骑士的信，虽然我也和他一样非常希望我们能见面，可是我不敢照您建议的去做。首先，这太危险了；您要我去假冒的钥匙确实很像原来的那一把，但是总还有些不同。我母亲消息极为灵敏，什么都能瞒不过的眼睛。其次，虽然我们来这里后从没有用过它，但是一旦倒霉被发现了，我将永远完了。再则，我也觉得这很不好，配两把钥匙太过分了。您是好心帮助我，但有人知道了，我会遭人责怪，得负责错误的责任，因为您实在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。的确，有两次，我想



伸手去拿那把钥匙；要是别的东西，确实再容易也没有了；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手不停地发抖，没有勇气。最终我想我们还是不做的吧。

要是您始终像从前一样，以乐于助人，一定会有法把信交给我的。最近这一次，要不是您一时不凑巧把头突然转过去，那信就很容易地办成了。我知道您不可能像我一样只想着这件事。可我宁愿耐心等待，而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。我敢断定，唐瑟米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，因为每次他要求的事情只要让我为难，他都会放弃。

先生，我在给您这封信的时候，会把您的信，唐瑟米先生的信和您的钥匙都还给您。但对您的善意，我是非常感谢的。我请您和以前一样地对待我。我非常不幸，这是真心的；如果没有您，我还会更加不幸。但是母亲毕竟是母亲，我应该忍耐。只要唐瑟米先生一直爱我，只要您不抛弃我，很幸福的时候还是可能到来的。

先生，请您接受我深切的感激，我是您谦微卑小、百依百顺的女仆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



## 第八十九封信

德·范耳蒙子爵致唐瑟米骑士

我的朋友，您的事情并不像您所盼望的那样突飞猛进，我不该承担全部责任。我在这里有很多困难得克服。德·伏朗基夫人的严格和严厉并不是惟一的问题。您的年轻的女友也给我创造了几个。也许是因为冷漠，也许是由于怯懦，她并不总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；不过，我确信我比她更明白该做什么。

我曾经想出一个简单易行而稳妥地帮您转信的办法，而且这方法以后还可以为您和她见面提供方便，但是我没能使她下决心使用。我觉得非常痛苦的是，我看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能让使您靠近她。单单就你们

一书信而言，我也已经大伤脑筋，生怕事情被发现，我们三人都遭殃。而您应该知道，我是既不愿意自己担心这个风险，也不愿意让你们中任何一位置于危险的境地的。

您的意中人对我不是特别信任。如果因此阻碍我为您卖力，我会觉得万分痛心的。您给她写封信可能有些作用。不知您是怎么看这件事。决定只能由您来定夺。因为问题不光是为朋友服务，而且是知道怎么服务才让他们满意。这可能是一种测试她对您的感情的方法。因为一个太重个人意志的女人是不会爱得像她口头说的那样深的。

我决不是怀疑您的心上人爱您的专一性，不过她还很不成熟，很怕她的妈妈，而您知道她的妈妈是一心想损害您的利益的。或许让她长时间不关心您是有危险的。但是您也不要对我说的这些话考虑得过多。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使我怀疑的原因。我这完全是出于友谊，表示关心罢了。

我不再写下去了，因为我也还有些个人的事要解决。我的事情还没有进展到您那种程度。但我的爱情是亘古长青的，这点使我感到快慰。就算我这方面不



会取得成功，但能为您出些力，我也会觉得物有所值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于××城堡



## 第九十封信

德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先生，我很真心希望这封信不会带给您任何不快；如果引起了您的不快，我希望至少您的痛苦会因为我给您写信时所感受的痛苦而有所减轻。现在，您对我应该已经相当了解，您应该知道我并不愿折磨您；而您，无疑也不想使我陷入永恒的绝望之中。所以我恳求您，请您看在我曾答应您的温柔的友情份上，甚至请您看在您对我所怀有的也许更强烈，但很明显不会更真诚的感情份上，不要与我再见面了。您离开吧。在您离开之前，请尤其避免和我进行单独的、过分危险的谈话。在作那些谈话时，由于一种不



可思议的力量，我从来没能对您表示出想要表示的思想，相反，我只是把时间用来倾听我不该听的话。

昨天也是这样，您来花园里找我时，我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想同您说说我今天这封信里要表达的意思。可是我做了什么呢？只是关心您的爱情……您的爱情，我是绝不该作出反应的！啊！您发发慈悲，离开我吧！

请放心，分离绝不可能改变我对您的感情。我既已没有希望向这种感情作斗争，当然不可能战胜它呢？您看到了，我一五一十地告诉您了；我怕向我的弱点屈服，却不惮于承认我自己的缺乏。在感情上，我失去了控制的力量，可是在行动上，我要继续这种能力。是的，我要继续它，我已经下了决心，即使得用生命作为报偿。

不久前，我还一直认为我永远不用作这种斗争了。我洋洋自得，也许是太自负了。上帝已经惩处了，严厉地惩处了我的这种自满。可是即便在打击的时候，它也以善良为本，提醒我小心摔倒。我已经自知无能为力，如果还不慎重从事，那就是一错再错。

您已经告诉过我上百次，您不想用我的眼泪换取



幸福。啊！不要再说幸福了，还是让我重新获得一些宁静吧！

您如果同意我的要求，那么，在我的心中、您还有什么得不到的权利呢？这些以品行为基础的权利，我没有必要施加禁止。我会由衷地向您表示感谢！我会清楚是您给予我快乐，使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略一种美好的情怀。现在的境况却相反，我的感情、我的思想都让我惊骇，我既不敢想您，也不敢想我自己。甚至您的形像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就心惊。在我无法躲避它的时候，我就同它拼斗；我不能使它远远的，可是我可以暂时赶走它。

停止这种使人不安的、苦恼的境况，对于我们俩不都是很好的吗？您有一颗一直充满怜悯的心灵，即使在走歧路的时候，它也爱好德行。啊，请您想想我的痛苦处境，不要不答应我的请求吧！这样，这种奔腾的内心惶恐将会消失，代替而来的将是一种更为热烈而同样温柔的关切之情。到那时，时时感受到您的好处，我会更珍惜我的生命，我会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我能品尝这种宁静，全因为有我的朋友。”

我希望您作出微小的牺牲，以终止我的痛苦。可



我并没有强人所难之意。您会认为这是要您付出昂贵的代价吗！啊，如果我只须忍受不幸，便能使您幸福，那您可以相信，我是不会有丝毫的迟疑的……但要我成为罪过的人……那不可以，我的朋友，不可以；我宁愿死一千次。

我愧疚之至，甚至到了后悔莫及的地步。我既害怕别人，也害怕自己。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脸红；在独处时我害怕而发抖。我的生活里充满痛苦，只有听到您的诺言，我才会有安宁。我所下的可贵之极的决心都不能够让我放心。我这个决心是昨天下的，但我昨夜还是在泪水中度过的。

看吧，您的朋友，您所爱的朋友，诚惶诚恐地向您请求，请您赐给她安宁和清白吧！啊，上帝，要不是您，她会落到屈辱地向您苦苦哀求的地步吗？我一点没有怪罪您的意思，我自己也深深明白：要抵住一种强烈的感情实在太困难。诉苦不等于抱怨。我想做我应当做的事，请您与我配合，请您显露出高尚的情操吧。我将在您激发的许多感情之上，增添对您的永远的谢意。再见了，先生，再见了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七日



## 第九十一封信

德·范耳蒙子爵致德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

夫人，您的信让我惊讶，我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您。如果一定要在您的不幸与我的不幸之间进行选择，毫无疑问应该由我作出牺牲，我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。但这样最最要紧的事，我想首先应该在一起商讨一下，搞搞明白。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面，再交谈，那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？

啊！当柔柔的情意将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种梦幻般的恐惧就完全可以让我们分离，而且可能是永久地分离？亲密的友情，热烈的爱情无法分享它们的权利，它们的呼声无人注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究竟有